

新加坡華語的特色與文化在教學上的角色*

鍾榮富
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

摘要

本文描述新加坡華語的語音、詞彙、句法與語用等等方面的特色，並認為這些很穩定的共同特色，已經足以構成新加坡華語獨立的腔調，應當視為「華語」的一種方言或類別。由於新加坡華語的形成，與華人和當地的其他族群在語言溝通之間混合形成的，頗具有地方色彩。其次，新加坡華語的許多詞彙，來自於華語和馬來語或英語的互動，反映了多元族群在食衣住行等等文化上的特性，因此研究新加坡華語無法避免文化和歷史。同樣地，在華語教學上，新加坡華語擁有與大陸普通話或臺灣國語等一樣的地位，是一種方音，也是一種教學應該要教的對象。語言和文化應該看成一體的兩面，很難分割，成功的語言教學，最好能兼顧語言和文化的表達。

關鍵詞：華語教學，世界華語，新加坡華語，文化與語言

1. 緒論

隨著中國經濟的起飛，華語逐漸成為各國競爭學習的熱門語言。但更重要是，中國已經頗有「偉大國家」的意識，強調能見度之外，還積極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學院」，賣力地把華語推銷到國際舞台。如果這種情勢持續不變，不久以後的華語，必然將成為「各國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的現象，呈現語音分歧、詞彙雜糅、句法卻同中有異的「世界華語」，這並不是夢，

* 本文之撰寫應該感謝 2008 年秋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開設的「田野調查」課程，選課的同學與我一起出去做田調，一起錄音，在課堂上也有良好的互動。他們起初並沒有特別注意那些語音的不同，但是經過討論之後，已經頗能掌握。更感謝梁秉賦及利亮時兩位教授幫我校正新加坡華語的社會及歷史背景，也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建議及指正，大多數的建議均已納入本文之中，如還有乖誤，個人應負完全責任。

而是實際反映在英語中的歷史借鏡¹。

英語能成為今天海陸空的國際語言，原因固然複雜，遠非三言兩語能講清楚²。約而言之，莫非是基於三個主因：（1）歷史上英國國力強大，並藉著武力，到全球各角落建立殖民地，把英語強迫推展到第三世界，使全球以英語為第二語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的人口眾多，例如印度、新加坡、奈及利亞等等國家的人，以英語為官方語言就是很好的歷史見證。

（2）美國迄今仍然執全球政經、文化與學術的牛耳，使飛機的起落、船隻的入港、學術成就的徵引、網路世界的訊息遞換等等，莫不以英語為指標甚至是唯一的認可語言³。（3）英語的開闊氣度，頗能「匯融百川，吸納各種口音」，每推廣到新的殖民地，或多或少必然會吸收當地的語彙，而且一向謙卑，很能容忍各種不同的語音。2006 年有一期的「新聞週刊」（News Week）還以 Who owns English?（誰真正擁有英語的詮釋權？）為封面故事，介紹世界商場上所用的英語，有印度腔、菲律賓腔、日本腔、南韓腔、臺灣腔、以及東南亞新興國家的英語腔調。新聞週刊也建議：美國人應該多到世界各地去走走，去聆聽世界上各種不同的英語，以免將來無法用英語和別國人士溝通。

從英語的歷史與現狀，我們也看到了華語的未來，必然也是充滿了地方色彩的口音，而且要把華語提升到「國際語言」的第一步，就是不能排斥各種方音的華語。本文以新加坡華語的特色為例，介紹新加坡華語在語音、詞彙、語法及語用方面的特色，然後從多元文化的觀點探討華語教學在未來必走的歷程。語言是文化的承載體，有怎麼樣的文化自然會產生怎麼樣的語言，這是文化人類語言學者長期以來的體悟，也是語言教學界從應用語言學的角度重新審視教學哲學的起點⁴。

¹ 「世界華語」源自 world English (Kachru 1983)。Kachru 始終堅持英語不是屬於某個國家或地區的，而是屬於國際的，因為世界上各個角落都有以英語為官方或正式語言的國家。他以前在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成立的英語教學研究所，就稱為 Directing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DEIL)，而不是一般的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² 可以參閱 Baugh and Cable 2003 或 McCrum, MacNeil, and Cran 2003。

³ 今天飛機起落時與塔台的聯絡及海船入港與碼頭的聯絡，唯一的官方語言是英語。網路的網址設定，迄今還是只能容許英語拼法。

⁴ 英語教學有很長的歷史孤立在哲學與土法煉鋼的驗證之間擺盪，要十九世紀以後，語言學理論與心理學結合，並屬加了社會與文化的關懷，才逐漸有以學習者

2. 新加坡華語的特色

新加坡華語指通行於新加坡華人區之華人彼此溝通的共同語言，並沒有特別限定那個社會階層、年齡層或地域。正如臺灣國語的指稱，也很難有明確的定義。不過，除了少數菁英份子或電台廣播人員，務必要求「字正腔圓」的華語發音之外，大多數臺灣的華人很自然地講臺灣國語，新加坡華人很自然地講新加坡華語⁵。或者，從另外一個角度而界定，具有本文所描述之語音、構詞、語法等等現象者，即可以稱為「新加坡華語」，恰如 Kubler (1985) 採用他觀察到的語法現象來界定「臺灣國語」的源由很相彷彿。

本小節先介紹新加坡的語言背景，其次從語音、構詞、句法等等特色來探討新加坡華語的特性，最後再從文化的角度反觀新加坡華語的特色與獨立性。

2.1 新加坡的語言背景

新加坡是大陸、臺灣、香港之外，華人人口最多，分佈最密集的地區。目前四百多萬居民之中，華人幾乎佔了 75 巴仙⁶。這些華人之中，有從唐山直接落腳新加坡者，也有輾轉從馬來西亞或印尼等僑居地遷徙而來者，還不包括第一波離開故鄉，來到南洋披荊斬棘，開疆拓土，為了生存進而與當地人融合成新興族群的「峇峇娘惹」⁷。

無論來自何地，目前新加坡中下階層的華人還是講自己的家鄉話，其中又以福建話（包括廈門、漳州、泉州等等方言）、客家話（包括茶陽（大埔）、梅縣、惠陽、永定等方言）與廣東話（包括廣州、香港及廣東沿海地區的粵語）為多數，外加潮州與海南等華人⁸。獨立建國之前，華人麇集於

為本位的教學觀念。更詳細的討論，請參見 Howatt (1984)。

⁵ 這個意思是說，臺灣也有很多人的華語是字正腔圓的。同理，新加坡華人之中，頗有京片子風貌的口音。

⁶ 「巴仙」是新加坡的特殊用語，臺灣用多少「趴」（這是從公教人員退休優惠存款的十八趴開始流行於報章雜誌的詞彙），香港用英語 per cent，大陸用多少百分比。

⁷ 又稱為「土生華人」（Baba Nyonya），他們的語言是馬來語和漢語各種鄉音的混合，極具語言接觸與混合（mixture）的典型，參見 Pakir Sim (2002)。

⁸ 高階層的菁英多只講英語，同時在心理意識上也輕視華語。在公開場合，則力主維護各族群語言的受教權利及傳統的提升。不過，這種看法應該也是中層知識份子的諷刺性詮釋，是否廣為流通，還必須進一步檢測。

鄉間的甘榜（Kampong，馬來話，也就是我們的「村落」），不分祖籍，也不分鄉音，大家覓地而居之，像極了臺灣五六十年代的眷區，只是當時的甘榜並沒有竹籬，也沒有明顯的天然阻隔。來自四方的唐人，無非是為了餬口，為了生計，大家皮膚顏色相同，心中的戒慎恐懼也相同，求生的意願與和諧群居的心意也很相同，覓地栖居之後，才驚覺隔壁鄰居講的是不同的方音，然而基於子弟或自己在求學、聚會、就業等等溝通訊息的需求，使每個人為了尊重對方而刻意學習對方的母語，漸漸地幾乎每個新加坡華人都會講至少福建話及廣東話等兩種漢語方言⁹。獨立建國之後，為了市政發展及經濟繁榮，政府依次把甘榜徵收，改建成為頗具新加坡特色的「組屋」，一種外表一致，內部格局以一房、兩房、三房為區分標準的建築，是為格式化家居的濫觴。住進組屋之後，失去了往昔樹下搬一張椅子，即可以泡老人茶，話南北，說西道東的群居生活。家鄉話被逼進了狹小的空間，只剩家人在一起時，才能藉家鄉話彼此慰藉鄉愁或溫潤寬遼的故鄉。現在組屋樓下的小販中心或熟食中心成為老年人操家鄉話，彼此問寒噤暖，講講天氣與從前故事的避風港¹⁰。

依據憲法，新加坡的國語是馬來話，因為唯一全國人士共同會哼會唱的國歌，就是用馬來語寫成的。英語、華語、馬來語與淡米爾語（Tamil）並列為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s），但是學校、政府機關、大眾傳播媒體、運輸場合或公眾演講，要求的是英語，特別是政府機關的往來文書，包括佈告、通訊及政策或政令宣導，更以英語為唯一的書寫語言。新加坡是以逐級篩選菁英做為教育的主軸，英語不好的學生，無論在閱讀或理解方面，自然遜色許多，使數學理化等基礎學科也無法與別人競爭，於是英語漸漸成為莘莘學子邁入菁英或準菁英階層的不二捷徑¹¹。

⁹ 很多數也能講馬來話。董橋的許多著作中，提及早期的印尼家鄉先賢，都不忘提他們會各種漢語方言及英語和荷蘭語，例如《舊時月色》中的念青先生，就是代表之一。由於董橋的散文著作很多，不一一具列。

¹⁰ 新加坡的歷史與語言的轉變敘述，最值得參考的是 Yao（1973）。

¹¹ 新加坡不諱言「菁英教育」，從小學後段開始篩選，無法進入前階段的學生，自謀生涯規劃。初中再篩選一次，高中再篩選一次，無法進入大學者，可以考慮技術學校（可以參閱 2008, 5 月份的《新聞大舞台》雜誌，內有專文報導新加坡的教育）。層層競爭之下，讓新加坡產生了「怕輸」（用福建話念 kīā su）文化，也完全體現了臺灣常掛在嘴邊的「愛拼才會贏」，兩者同樣是以閩南文化為底層而建構起來的一種生活哲學。

新加坡境內的華語學校只剩名稱，因為授課均以英語為主，校內的華文課已經改為「單科教學」，就是說把「華語」與「數學」、「英語」等科目一樣，不再是教學的主要語言。依據 Neo 2005，2004 年的 CLCPRC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Pedagogical Review Committee，華語課程與教學評鑑委員會) 所制訂的修正建議對於華語教學影響最大，從此之後華語的成績不再是入學必需計分的科目。之前，升大學要算五科成績，其中「華語」是五科中不能不算成績的科目，如今學生華語如果不夠好，選其他科目而跳過華語，以致於華語逐漸遭受漠視。許多在華校任課的中小學教師憂心忡忡。電視節目與電台都曾經邀請相關單位與華語教師面對面溝通，然而從 CLCPRC (2004) 之後，強調語言以使用和溝通為原則，不能也不需要帶給孩童太多壓力，轉而講求 LET (Language exposure time) 之多寡¹²，甚至有些學者還主張在課堂上使用英語來教授華語的課程¹³。另方面，當下的學童多習於電腦操作，而電腦或網站又多以英語為書寫媒介，於是在社會現實衝激之下，華語文教學與學習意願明顯降低，雖然有中國經濟崛起的誘因，卻仍然受制於整個大環境的影響，華語很難跨出家庭或組屋構成的小社區。

華人子弟能擠入菁英階級者，畢竟是少數，多數華人家庭由於父母親背景的限制，在家中主要還是以華語為主要的溝通語言。有些人則因與祖父母同住，福建話或廣東話等鄉音依然是日常生活中不能或缺的交談工具。走出家庭，社會之中又有馬來朋友，又有外國朋友。與朋友周旋應酬，舉杯交觥，英語與馬來語自然必須穿插一兩句以表示尊重，於是新加坡人在講話之中，必須根據對話者的條件與場合，隨口轉換語碼 (code)，這種特殊多元的語言環境其實已經達到建構或孕育出一個華語特區的要件。經過幾十年的

¹² 根據衍生語法的理論，孩童只要有語言環境讓孩童接觸或把孩子曝之於其間 (exposure)，孩子自然能「習得」 (acquire) 或內化 (internalize) 該語言。因此，CLCPRC 的想法很前進，跟得上時代，只是新加坡整個社會過度重視英語，使華語在人為輕忽之中，逐漸喪失其活力與競爭力。

¹³ 曾經有十幾所學校參與實驗，至今不了了之。香港也有「用英語教授華語」的呼聲，使香港的學生在英語的強勢日漸消失。目前的現象是：香港學生的華文無法與大陸學生競爭，英語程度也不見得強過內陸學子，整體競爭力在正消退，這是一些關心香港教育者，如張五常等等學者的看法（請參閱張五常（2003）或董橋（2000））。這種現象正如臺灣的英語教學，老師都用華語授課，學生於是無法尋到語言環境，也沒有自然刺激，這始終是臺灣的學生在英語口語及聽力方面無法進一步提升的因素之一。

多語言互動與接觸，相濡以沫，終於綻放出一種特殊的華語腔調，帶有濃濃的南洋風味與多語交錯的氣息，使新加坡的華語在語音、詞彙、語法上，有其獨特的口音。

要成爲一個方音（variety）或口音（accent），不僅止於語音或語彙等方面具有殊性，還要能成爲某地區（社區）共同擁有的、固定的、一致性的腔調，而且這種腔調或口音還必須活用於日常生活中，成爲此一社區的溝通工具，而不是指存在於少數個人之間的用語，也不能只存在於某種特殊場所的語言。新加坡的華語在各方面都符合這些要件，所以我們沒有理由不把他看成獨立的語言有機體。

2.2 語音特色

語音的部分，分爲音段及超音段，其中音段將討論聲母與韻母；超音段則討論聲調、變調與語調，而最具特色的應該是語調，這也是新加坡華語的整體呈現，可視爲新加坡華語的總指標。

以聲母而言，新加坡華語的特色有三點：沒有捲舌音，沒有顎化音，以及 [hu] 與 [f] 的混用。後面是沒有捲舌的語料：

（1）捲舌音對照表

		華語	新加坡華語	例詞
A. 捲 舌 音	a.	[ʃɿ]	[sɿ]	是
	b.	[tʃuŋ]	[tsuŋ]	種
	c.	[tʃaŋ]	[tsaŋ]	張
B. 顎 化 音	a.	[çin]	[sin]	新
	b.	[tç ^h in]	[ts ^h iŋ]	請
	c.	[tçin]	[tsin]	今
	d.	[tçien]	[tsien]	煎
C. [hu]與 [f]的 混用	a.	[huei]	[fei]	會
	b.	[hua]	[fa]	花
	c.	[fan]	[fan]	飯

從前面（1C）的部分，可以看出新加坡華語的 [hu] 與 [f] 還在競爭的階段，對於 30 歲以下的華人，除了小販中心的店家之外，大多數的年輕新加坡華人已經能很準確地掌握 [f] 的發音，這也顯見新加坡的華語，逐漸往主流靠攏¹⁴。當然，少數人也有 [n]、[l] 不分的現象，還有些人會用 [l] 來代替 [r]，但這些零星的誤差現象，還不能歸為特性。

新加坡華人大都來自廣東、福建等中國的南方省分，主要講的漢語方言，除了茶陽客家話之外，這些南方方言多沒有捲舌輔音 [ʈʂ, ʈʂʰ, ʂ]，而且除了梅縣方言之外，大都沒有顎化現象，因此 [ts, tsʰ, s] 在介音或高元音 [i] 之前，還是讀尖音 [ts, tsʰ, s]，並不會顎化成為 [tɕ, tɕʰ, ɕ]¹⁵。這種以自己母語的語音來取代或轉移（transfer）到第二語言的現象，很早就引起注意（Lado 1957），而且不論外在的語言習得理論如何變遷更迭，語料分析的方式如何精進，這種透過母語音系而轉移到目標語言的看法，還是根深柢固，普遍存在於語言教學之中，很難完全被取代，至多只是套用新理論的架構，重新詮釋或探討¹⁶。

新加坡華語的韻母形式與臺灣國語很相似，帶有濃厚的閩南腔調，其中特別明顯的是總把 [iou] 唸成 [iu]，把 [uei] 唸成 [ui]，於是「六」是 [liu]，而「對」是 [tui]，成為新加坡很典型的華語色彩。究其實際，這兩個韻母也與潮州與海南話大有關係，粵語與客家也沒有 [iou] 及 [uei] 兩個韻，多種南方方言的居民於是採取各個方音中的公約數來做為新加坡共同華語的基礎，所以從嚴格的語音學來分析，新加坡華語的 [iu] 與 [ui] 也不與閩南話中的 [iu] 與 [ui] 一致，而是介於 [iou] 與 [iu]，[uei] 與 [ui] 之間的語音¹⁷。至於臺灣常見的 [ou] 與 [uo]、[ei] 與 [ie] 混淆的現象，在新加

¹⁴ 語音的彼此競爭，在歷史上並不罕見，可以參考 Wang（1969）。

¹⁵ 有關尖音 [ts, tsʰ, s] 與顎化音 [tɕ, tɕʰ, ɕ] 在聲學或語音方面的物理差別及其在語料分析上的影響，請參見 Catford（2001），Hamann（2003），鍾榮富（2008）。茶陽客家話的捲舌音在語音音值及音韻配對上，也和華語不同。

¹⁶ 有關「對比分析」、「錯誤分析」在語言習得上的貢獻及問題，請參見曹逢甫（1994）。有關自主音韻理論以及優選理論以降，對於第二語言在語誤上的討論，請參考 Chung and Lai（2007），Lai（2007）。

¹⁷ 從 Boomfield（1933）結構主義以來，語音的分析都以「對比」為原則，進入了衍生語法之後，語音的區別改用「區別徵性」（distinctive features），迄今仍然為優選理論（Optimality Theory）所採用。但是我們的語音之中，有很多並非固定的或可以直接用國際音標來標注的語音，而是介於各種語音之間，現在逐漸引起討論，而期望能用優選理論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請參閱 Níchosán and

坡華語比較少見。

新加坡華語最值得注意的應該是聲調與語調。聲調方面是有兩點比較值得注意。第一，新加坡的 55 調沒有達到標準華語的高度，類似描寫語音學中的 44，反而與潮州或廈門閩南語的陰平調的最高度相同，這與臺灣國語的陰平調調值的高度很近似。再者，新加坡華語的陽平調揚升度不夠，幾乎是 33 或最多只是 34 的調值，而不會有 35 的中升現象¹⁸。第二，新加坡華語多了以入聲為基準的「第五聲」（Chen 1983）。現代華語只有四個聲調，昔日中古漢語中的入聲到了周德清的《中元音音韻》（1324）時，已經「派入三聲」了¹⁹。然而，新加坡華語卻保留了很一致的一個入聲聲調，調值在 [41] 與 [31] 之間，屬於高降的短調，只有單一個調值而沒有陰陽之分，這也是很特殊之處。在南方各方言諸如福建閩南語與客家話都有陰陽入的區分，而且都以高降或中降為主。粵語的入聲更為複雜，陰陽入之外的另一個屬於中平的入聲（黃家敦 1990），因此新加坡華語竟然在各方言與華語之間，取得了另一種平衡點，只保存了一種入聲調，而不論陰陽，凡屬於中古入聲的音節如「節、落、合、粒、食、識」等等，一律使用單一種入聲調來解碼（decoded），成為新加坡華語最引人矚目的特色^{20,21}。

最後是語調，可能是受到馬來語與英語的影響，一般的平述句（statement）的語調顯得比較平，直到句尾才降下去，與一般華語的聲調起伏不同。根據曹劍芬（2002）的研究，華語普通話的語調和聲調的起伏若合符節，使華語的口語語調一般都會有升降再升降等韻律，並且這種起伏頗為規則，每個小句的語調都是由高調組成一個大波段，隨後低的音高值則形成

Padgett 2001）。

¹⁸ 這些研究都經過聲學音高的測試，目前這份研究尚未完成，不過已經取得的部分結果，已經足以支持這種觀察。但 Chua（2003）認為新加坡華語的陽平調調值是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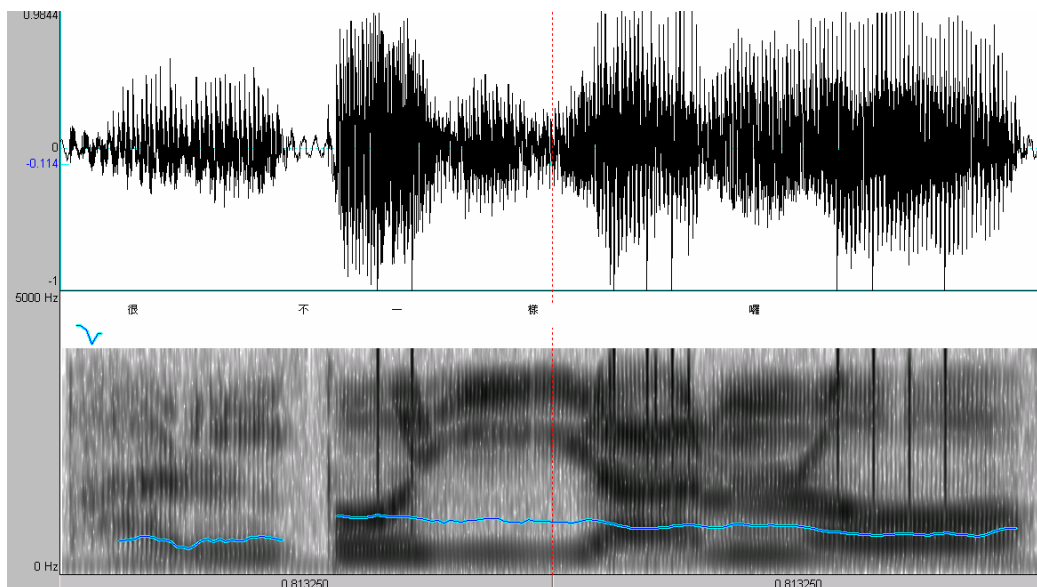
¹⁹ 請參閱李新魁（1980）。

²⁰ 周德清在《中元音音韻》的前序中，也說當時還有人保存了入聲，但是在曲韻中已經捨而不用，這種現象也是目前對於十四世紀北方漢語是否還存有入聲的爭辯焦點。新加坡的華語正好是個很好的借鏡，老一輩人的華語還存有堅固的入聲，而且在教導孩子華語時，總不忘提醒入聲的存在，然而多數年輕人的華語中，雖然還帶有入聲的性質，但他們大都不知道這些就是中古詩韻中的入聲了。

²¹ 也應該是入聲的影響，新加坡英語凡是 [p, t, k] 結尾的音節都念得特別短促，而且也帶有下降的調勢，例如 thought, think, ask, bead 等等在新加坡英語之中，別樹一格。

一個波段。這也可從臺灣人的英語語調看得出來，臺灣學生的英語語調也充滿了起伏週期，足見華語韻律在語調上的影響。以此為基礎，我們且看（2）的語調（下圖有兩部分，上半部是聲波，下面的是聲譜與音高圖，其中線條部分代表的就是音高值，也是語調的語音呈現方式），可以發現新加坡的平述句與英語的平述句類似，維持平平的語調，只是英語的句子通常到了結尾之時，會有高高揚升的一小段，然後最後以下降的語調結尾，語音學的相關的書，把這種語調稱為 2231 型，3 代表結尾前的升調。²²

（2）是新加坡華語的「很不一樣囉！」的語調與聲譜圖



前面我們簡單地介紹了新加坡華語的語音特色，聲母方面沒有捲舌，沒有顎化，合口三等字有 [f] 與 [hu] 之間的變異。韻母方面比較沒有太大的差別，只有 [iou] 與 [uei] 兩韻母常會有困擾。聲調上，陰平的調值不夠高，陽平缺乏曲折調（contour）的中升現象。整個語調深受馬來語或英語之影響，不像華語語調上的起伏與韻律。

²² 關於新加坡華語的語調之與一般華語不同，而是源自於馬來語、印尼語、印度語、和華語的綜合，更精細的聲學研究，請參見 Chua（2003）。

2.3 構詞特色

詞彙是最具文化特色的鏡子，華語在香港、臺灣及大陸各個省分，無不帶有頗具當地文化色彩的詞彙。例如臺灣的選舉近乎全民運動，於是選舉語言特別豐富，「割喉」、「奧步」、「硬坳」、「口水戰」等等均非外地華人能領略的新語詞。大陸的「下崗」、「買樓」也是經濟起飛之後才逐漸浮上檯面的詞彙。社會語言學家或文化人類學家因此認為詞彙最能反映某個地區的人文精神與生活型態。

新加坡的種族多元，走在街頭，但見熙熙攘攘的人潮之中，各種膚色各種髮型各種口音，無不齊備，宛然就是一個具體而微的聯合國。除了國際化後來自世界各個角落「隨錢潮而居」的新興白領階層之外，境內主要族群為華人、馬來人、印尼人、印度人。華人在衣著或信仰上的標記並不特別鮮明，其他的新加坡族群則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風俗習慣或禁忌，於是衣著裝飾或配件各顯特色。馬路兩旁矗立了各種廟宇建築，回教的肅穆莊嚴，佛教的寧靜祥和，印度教的芳芬濃郁，道觀的香煙裊娜，各擅其勝。宮廟彼此之間則櫛比鱗次，屋脊連馬背，互不干擾。

走入巴剎，賣牛肉的與賣豬肉的比鄰，賣素食的就在雞鴨魚肉之間，經義政教上的涇渭分明終於在此稍微妥協。食閣內一字排開，從馬來的「老鼠粉」到印尼的咖哩飯、印度的薄餅、海南雞飯、娘惹糕、客家釀豆腐、擂茶餐等等，應有盡有，琳瑯滿目。

各種族群雜居於如此狹小的地域之中，彼此在構成文化層面的食衣住行育樂與信仰之中，長期接觸，文化自然產生了質變，吸取了各種文化的精華或糟粕，這種過程無不反映在豐富的詞彙之上。限於篇幅，我們只能在各方面簡單地略述一二。

（3）新加坡特殊的華語詞彙

分類	語詞	來源	語意
衣	大衣		西裝
	歐逗	英語 alter	修改衣服
	沙籠可芭雅	土著華人 Sarong Kebaya	土著華人女性所穿的衣服
食	叻沙	馬來語 laksa	以粗米粉為主要材料的食物，口味辛辣是為特色
	摩摩喳喳	馬來語 bubur caca	一種具有馬來風味的甜品

	娘惹（糕，粿，粽）	土著華人 nyonya 所做的糕點或粿類	指婦女在家自製的（糕點，粿條，粽子）
	粿條	福建話 kuetiao	粿條
	Kopitam	Kopi 是馬來語「咖啡」，tiam 是福建話「店」	咖啡店（專賣各種冷飲及當地熱咖啡）
	水	福建話	飲料
	豆沙餅 [讀 tau sa pia]	「豆」和「餅」來自福建話，sa 來自華語	豆沙餅
住	甘榜	馬來語 kampong	村落
	五角基 （福建話讀 ŋo kaki）	馬來語 kaki lima。Kaki 是“尺”，lima 是“五”所以是福建話與馬來話的混合	樓房下向外伸出遮蓋著人行道的部分
	惹蘭	馬來語 jalan	街道、道路
	組屋	新加坡當地政府為人民建的國宅	
行	禮申	英語 license	執照
	必甲	英語 pick up	小型卡車
	羅厘	英語 lorry	大卡車
政策	擁車證	新加坡法律規定一證一車制，並每年限量發行“擁車證”	
	易通卡 （EZ-link）	「易通卡」是種儲值卡，可用於乘坐公共汽車，地鐵等，並與有些店商簽約，可用易通卡付費。	
	集選區 / 多選區	建國之後，有些只能選一個人，是為單選區。多個單選區集合起來算名額者，為「集選區」	
其他	巴剎	馬來語 pasar	菜市場
	Kĩã-su / kĩã-suism	福建話	「怕輸」
	起價	福建話	漲價
	大耳窿	廣東話	指放高利貸的人
	愛他死	英語 Ecstasy	太興奮

前面的語詞，有些還需要特別說明。「土生華人」指最早期來到星馬地區的華人，他們初到海外時應該大部分只有男性，來星馬之後，為了謀生而與當地土人的婦女結婚或同居，並再也沒有返鄉意圖。他們的語言是一種克里歐（Creole），源自多種華語方言與馬來話的混用。男性稱為「峇峇」

(baba)，女性為「娘惹」(nyonya)，所以他們也被稱為 baba-nyonya²³。他們的食物多為漢人民間經常食用的糕點、粿類或粽子，但是味道偏甜，有些兼加了南洋風味的椰奶，而外表的顏色鮮豔，特多紅、黃、綠等線條，看起來很特別，吃起來也很有地方特色，至今仍然很受歡迎。

新加坡政府在居家方面，很替老百姓著想，長期致力於「組屋」的建設，由政府覓地興建之後，販售給百姓。由於內外格局很一致，省下了設計費用，減低了各種設施費，又依需要及價格分為「二房式組屋」、「三房式組屋」、「四房式組屋」、「五房式組屋」和「公寓式組屋」。這些組屋群聚在一起，當地稱為「組屋區」。除了政府興建的組屋外，新加坡也有比較昂貴的「私人公寓」、「共管公寓」、「獨立式洋房」和「半獨立式洋房」，供有錢人作選擇。此外，在某些比較早期開發的地區，還留有「排屋」，是一種荷蘭式的建築，頗有外國風與滄桑。

吃的部分，來自福建話的「水」特別有意思。新加坡的食閣、小販中心、熟食中心均為吃的地方，每個中心各有一攤負責販賣飲料。你只要坐下來用餐，馬上會有人來問「喝水嗎？」，那就是「需要飲料嗎？」的意思。從前飲料在閩南地區稱為「涼水」，所以後來逐漸用「水」代替了「飲料」。有時到了食閣，點了菜，老闆會問「吃的嗎？」（廢話，點東西當然是「吃」的），那是「你要在這裡食用的嗎？」之意，與「要打包帶走」是相對的。

比較有意思的是兩種語言組合起來的詞彙，例如到處可見的 Kopitiam，就是由馬來話的 Kopi（咖啡）與福建話的 tiam（店）合組而成的。Tau-sa- pīā（豆沙餅）則為福建話與華語的合成詞。如果依據福建話，應該叫做 Tau-se-pīā，但是中間的「沙」卻用了華語，顯然是為了讓比較多的人明瞭「豆沙」的「沙」是一種食材製作方式。

²³ 「新加坡華人」和「土生華人」的劃分絕對是政治因素。建國之前，新加坡是馬來西亞的一部份，在英國要讓馬來自治之初，為了投票而必須要界定「投票人數」。當時，原來就住在新馬地區的人，稱為「土生華人」(native Chinese)，而才來不久的華人，如果全數都算，數量太大，馬來人與英國人都不會同意。於是採取折衷權宜之計，把徙居新馬超過六年以上者，算為擁有投票權的「華人」（請參閱 Yao 1973）。這種劃分方式很類似臺灣把 1949 年以後才來的人稱為「外省人」，之前來的漢人則一律稱為「臺灣人」。同一種族，用不同的稱呼，往往是因為政治。

從前面幾個新加坡華語的特殊詞彙，應該可以地方文化內涵與詞彙之間的關係。語言絕對不是隨著族群遷徙而套用而已，而是具有本身的生命力，是個有機體，會很自然地攫取地方生活的特性，融入各地的風土習性。

2.4 句法特色

比起語音與詞彙，漢語的句法相對地穩定，這是漢語研究者幾乎很一致的看法，甚至還有一段時期，以為各漢語方言之間，只有語音上的差異。然而，漢語各方言在句法與構詞之間的關係非常的緊密，有些結構例如 A-not-A（是不是，想不想）迄今為止還無法肯定是屬於句法或屬於構詞的範疇。基於這樣的認知，我們這裡所舉的事例，是否完全要劃入句法，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例如「起價」的「起」，不但在語詞如「起價」之上使用，還可以應用在句法之中：

(3)

- a. 最近，什麼東西都起了。
- b. 這個水果，我不起你的價啦。
- c. 東西直直起，幾乎都不敢去巴剎了。

另外，新加坡華語中很容易引起誤會的是「還錢」，指的是「付錢」的意思。是否從閩南語的「還」[heng] 而來，目前並不清楚。因此，像這種類別語詞，屬於句法或語詞，無法深入討論。本小節，將討論六個子題：

(a) 重複結構，(b) 副詞「才」的位置，(c) 副詞「先」的位置，(d) 比較語詞，(e) 與格句型，與(f) 語氣詞。

2.4.1 重複結構

華語動詞的重複結構「AA 看」型的句型，在新加坡華語之中，有了字序與語用擴張的現象。先比較(4)的語詞結構：

(4)

	新加坡華語		華語
a.	吃看看，想看看，走看看	b.	吃吃看，想想看，走走看
c.	敢敢吃，敢敢做，敢敢走		??

華語「AA 看」中的「AA」，大都表動作的單音詞，但在閩南地區則有「V 看嘅」的句型，於是把「AA 看」的結構轉換成爲「A 看看」，這也是新加坡有（4a）和（4b）並存的原因，這點和臺灣國語頗爲類似，因爲臺灣國語也接受（4a）的結構。

有趣的是，新加坡華語還以類比擴張（analogy）的方式，把「AA 看」的句型帶入了助動詞：敢，能等等。所謂「類比」，是歷史語言學及兒童語言發展中很常看到的個案，我們可以（5）的例子來說明：

（5）

	A	B	C	D
a. 英語	scream	screamed	dream	dreamed
b. 新華語	吃	吃吃看	敢	敢敢看

英語的 *scream* 與 *dream* 在拼音及讀音上很類似，所以許多人，特別是在孩童的語言習得時期，常會以爲他們既然拼字及發音相同，那麼 *scream* 的過去式可以直接加 *ed*，那麼（以此類推）*dream* 的過去式也必然是直接加 *ed*。然而事實上，*dream* 的過去式卻是 *dreamt*，而不是 *dreamed*。當然，這種例外的 *dreamt* 目前已經逐漸少用，就是由於（5a）的類比結果。同樣地，新加坡華語之所以會有「敢敢看」等結構或形式，也可以從類比的機制得到充分的解釋。

除了動詞之外，新加坡華語的形容詞重複結構，也有經過類化而來的新結構。本來華語的形容詞重複結構有「AA 的」（如「長長的，紅紅的，大大的」）或「ABB」（如「紅通通」，「圓滾滾」），可是這種重複都有些限制，例如修飾聲音固然可以用「大大聲」，可是很少「大大力」之類的用法。但是，南方的華語受到語言移轉（*language transfer*）的影響，像「大大力，小小力」卻並非罕見的現象。新加坡華語更進一步，還會有「走直直，吃飽飽，吃快快」等完全屬於閩南話結構的形式。

2.4.2 副詞「才」的位置

華語的副詞「才」通常是放在所要修飾的動詞詞組之前，例如：「才幾天，才兩塊，才去過而已，才一點點」，不過在新加坡的華語之中，這個「才」字，卻需要置於所修飾的詞語之後，如「幾天才，兩塊才，去過才，一點點才」。起初聽到這樣的結構，還很意外，然而仔細想想，其實這並不

令人意外，因為與「才」相對應的閩南話是「nǎ nǎ」，而且必然放在所修飾之語詞的後面，做為全句修飾語之功能：

(6)

a. yì tua tia kui kang nǎ nǎ.

他 住 這裡 幾 天 才

b. yì ho gua ng k'o nǎ nǎ

他 給 我 兩 塊 才

c. he tsit tiam ma nǎ nǎ.

那 一 點 才

換言之，在「才」的結構之中，新加坡的閩南居民直接把華語的「才」翻譯成閩南的「nǎ nǎ」，並沒有移動閩南話語的結構。由於新加坡的華人以閩南人為最多，以致於這種現象也反映在語言之中²⁴。與「才」常常連用的新加坡華語很一致地把「一塊二」，「一百三十」等等數字或金錢，用閩南語的表達方式，把數字前後語詞都省略，改成兩音節的「塊二」，「百三」，「千一」等等。

2.4.3 副詞「先」的位置

與新加坡華人進餐，進了餐廳，同去的新加坡朋友很自然地說：「你坐先。」等碗筷擺好，飯菜端出之後，又常聽朋友說：「你吃先。」原來新加坡華語的副詞「先」，是要放在所修飾語詞的後面，與平常的華語稍有不同。然而，閩南話的「先」也應該是放在所修飾語詞之前，如「你先吃」，「你先坐」，基本上並沒有不同。為什麼新加坡華語會把「先」移到所修飾語詞的後面呢？

經過了幾回思索，後來我認為這應該是受英語的影響，我們看看後面英華語之比較²⁵：

²⁴ 剛到新加坡並沒有注意到這種現象，後來走過直落雅逸街（Telok Ayer Street），看到聳然矗立的福建會館大廈，當地人才指點出來，這麼巨大的建築表明了人口眾多的指標。粗略計算，來自漳泉的閩南人約佔華人人口的 45%。

²⁵ 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任教的梁秉賦教授對於我的看法頗持保留的態度，並勸我去考察大陸地區的粵語或閩南語是否有把「先，才」置於修飾語後方的例子。於是我翻閱了幾冊有關粵語語法的書籍，均無相關資料。不過，香港地區的廣東話應該同樣受英語的影響，也有「等陣先」([等一會]，「你走先」(你

(7)

a. You go first.

你 走 先

b. (Please you) Wait first.

你 等 先

語言接觸的現象之中，很有趣的發現是：經過移轉之後的結構，還會藉類比的思考方式而像不同形式的結構擴散，這正好足以解釋新加坡華語為何會把「先」放在語詞的最後面²⁶。這種移轉而來的結構，與第二語言習得一樣，也會有「化石化」(fossilization)的情形，會成為某個語言很固定的結構。新加坡華語中的「先」字結構，應該為很好的示範。

2.4.4 比較語詞

閩南語的比較句結構，通常為：「A__過 B」(__表動詞或形容詞)，例如：

(8)

a. 這本書貴過那本。

b. 張三高過李四。

c. 他新起的房子大過李四買的。

廣東話與客家話的比較句，也與閩南話相同，這也說明了為何新加坡華語的比較句，用的也是：「A__過 B」，同樣都是經過語言移轉而來的結果。

2.4.5 與格句型

所謂「與格句型」(Dative structure)指動詞需要接兩個賓語者，如：

(9) a. 我給張三一本書。(I gave John a book)

b. *我給一本書張三。(*I gave a book John.)

c. 我把一本書給張三。(I gave a book to John.)

先走)等等講法。

²⁶ 有關語言接觸的論文很多，可以參見 Thomason and Kaufman (1988) 及其內徵引的論文。

前面(9a)的句型，是為典型的與格句結構。標準華語不能接受(9b)的講法，正如英語也不太接受沒有介系詞 to 的(9b)。可以接受的(9a)及(9c)。然而，新加坡華語之特殊，即在於(9b)反而是常用的結構：

(10)

- a. 他昨天給一點土我。
- b. 張三送好多花我。

匯聚在新加坡地區的南方漢語方言之中，與格結構基本上是和華語不完全相同，但是卻也都無法接受(10)的句型。因此，新加坡華語的這種特殊與格句結構，應該是受到廣東粵語的影響²⁷。

2.4.6 語氣詞

新加坡華語的句法結構，比較特殊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五種，但是在整個語言使用當中，最足以凸顯新加坡華語之特色者，非語氣詞莫屬。新加坡華語的語氣詞，多在句尾，種類繁多，如「啊、啦、吧、呢、哦，耶，loh, la, hmm, wah, etc」等等，顯然是集匯了各地漢語方言的語尾語氣詞，如[loh, la] 是粵語，「啊、啦、吧、呢、哦，耶」是華語，粵語，閩南語都用。[hmm, uhm] 等是英語的特徵。[me, ne, ho] 才是閩南話的特徵。不論如何，這些語氣詞成為新加坡華語和英語的主要徵性。

語氣詞的使用，並不特別侷限於女性，男性也普遍常用，這應該是多種語言互動之間，用以加強語氣，敬意地表示徵詢，或把焦點集中以增加溝通的功能。細加分析，這些語氣詞不僅有華語的，英語的，馬來語的，還有印尼與印度的語氣詞，因此無法單獨來區分或討論，而宜整體來看。

整體看來，這種多種語氣詞匯集在一起的新加坡語言表達，已經是一種固定的文化呈現方式，這也是外人嘲笑新加坡英語動不動就「啦，呢」，如 Try it la, What did you say ne ? 可見不僅華語多以各種各樣的語氣詞做結尾，英語也受到了個人講話的習慣制約，時不時（偶而）就會用各種語氣詞來做句子的結尾。

²⁷ 非常感謝匿名審查者的提示及建議，但是正宗粵語的雙賓句結構中，還是有 pe 「給」，如「他送很多花 pe 我」，其中的「pe」一般寫成「俾」。

綜合前面幾個特色，我們把兩段在路邊錄到的語音，做為驗證，劃底線部分就是新加坡華語的特性²⁸：

(11)

a：這些水果是跟那邊買的，很靚，是一個男子賣的，塊半才，新鮮的咧，他說好吃的咯，蘋果脆脆的，有點酸酸的，他很廢講話，他叫我買先，不好吃，可以拿去換，我看一下那個水果，摸一下，不錯咧，就買咯，買水果要廢買咧，買錯了就慘了，不好吃怎麼辦？一塊錢才，也要好吃的咯。

b：剛才買雞蛋也是這樣，是一個女仔賣的，我小小力選那個雞蛋，不可以太大力，廢破咧，10 粒塊二才，不是常常有，久久才有，那個女仔叫我選好好，才收我錢，我看她不錯，就叫她給 4 粒鹹蛋我，這個賣塊二，這個貴過雞蛋咧，不用緊啦，貴過就貴過咯，好吃就行了啦，那個女仔還大大聲講很好吃。

2.5 新加坡華語：多元文化的鏡子

迄今我們簡略地從語音、詞彙與句法等三個層面討論了新加坡華語的特性，歸結為：新加坡的華語充分且具體地反映了多元族群的互動與融合，也為「語言是社會的一面鏡子」（Chaika 1988）提供了良好的個案。

「文化」一詞在當代的文學批評或社會學術的種種面具之下，頗顯得抽象、複雜、而遙遠²⁹。其實，文化就是生活，我們每個人天天都在創造文化，也生活在文化的格框之中，連看外在世界的美醜好壞也無法避免受文化之制約，這就是各種族群還保有自己的服裝特色或飲食習慣之故³⁰。文化的內涵莫非是生老病死與食衣住行之間的互動，其它的社會政治經濟宗教等等活動，只是繞著這兩個基本要素而存在，從不同面向來投射文化的縮影。

²⁸ 這兩段錄音是我上「田野調查」課時，要求學生出外實習的作品之一，錄音的學生是國大中文系的蔡秀媛同學。

²⁹ 可以參考李有成（2005）或金耀基（1997）。

³⁰ 幾近於完全能直接反映這種想法的，請參考南方朔（2004）。我以前閱讀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南京的基督」，對於「美」與文化之間的互動，頗為感動。後來，閱讀吳冠中的《我負丹青》才理解美感的表現句法與結構，更能認同芥川的看法。

從語言的角度而言，新加坡華語的各種食物名稱、命名、與實質內涵呈現了繽紛多姿的一面，具體反映了多元族群的融合及其背後的歷史。以新加坡各個食閣或小販中心必然可以找到的「娘惹」系列食品為例。「娘惹」指土著華人的女性，他們一般都不是華人，但嫁給了華人，必須要做出合乎先生的口味³¹。先生們則可能從來沒有下過廚，純因味蕾或舌尖還留有濃烈的媽媽口味，揮之不去³²。如今人到了異鄉，夢中所思日間所想，只不過想追憶家鄉口味。於是，透過彼此還非很能理解的語言或手勢，兩人合作，一再實驗之後，終於慢慢地找出了彼此可以接受的口味，也是華人心理中必須假想成為媽媽的口味者。至於表面，特別是顏色的紅綠鮮豔，也可能透過幾次的更改嘗試，終於定了下來，傳給子弟，久而久之，形成了新的「家鄉味」，入了傳統，嶄新的文化於焉出現。

民初，軍閥割據一方，戰亂頻仍，人民百姓的命薄如紙，賤如屎。於是另一批華人不忍見家鄉故國的兵燹之災，乘桴浮海而來到了麻六甲海峽邊的新馬地區³³，見到帶有濃厚華人血統的土生華人，語言雖然不能互通，但是土生華人夾雜的幾個單詞還能懂，又品嚐了類似家鄉口味的食品粿糕，無以名之，但見這些品多為娘惹親手製作，於是命名為「娘惹糕」，「娘惹粿」，「娘惹粽」。這段歷史和文化成形的過程，始終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及重視，更沒有人去撰述這段歷史，但是我們現在從食物的外表、口味、與命名來探索，慢慢地建構出「娘惹」系列產品的文化史³⁴。

詳細的食品名稱之外，「小販中心」（Community Center）或「食閣」（Food Court）等等詞彙，就很具地方特殊的文化色彩。新加坡一九六五年獨立建國之後，逐漸以整體經濟為考量，要善用境內每吋土地，所以把昔日的聚落或甘榜徵收，改建成為組屋，大量建築，集中管理，減輕成本，降低負擔。同時，為了居民生活的方便，在每個組屋區或商業中心設有「小販中心」，集中販售各族群的食物。這也是歷史文化的因由。建國之前，華人

³¹ 更早期來新馬的華人和印尼或當時土著婦女共同成家的過程或起源，可以參考陳耀昌（2006）寫臺灣梅花鹿的命運與臺灣前輩先賢與原住民婦女通婚的研究，其歷史應該很相同。

³² 味道對於個人的影響，可以從普魯斯特寫《追憶似水年華》的經典巨著中可以領會。

³³ 這批華人也就是現代新加坡所謂的「華人」的祖先，最多不過三五代之遠。

³⁴ 如張翰的「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也是飲食文化界的好個案。

多為傭工，於是有許多「浮客」（Hawker）挑著擔，或拉著車，或推個輪，簡單地放上幾樣食物，四周兜售，這種情形在臺灣鄉下還到處可見，到了廈門角落，也還能看到。「浮客」並不只賣吃的，有人道具一挑，路旁就可以幫人剃頭做臉，或推拿止傷，或算卜挑日，無所不有。建國之後，建了組屋，陸續把這些「浮客」集在一處，方便管理，也可以讓環境維持整潔。店家各有攤位，登記在案，為了口碑，鎖住顧客，在產品的品質及服務方面，也會使出渾身解數，以示負責，不像臺灣的夜市或商展，明天或下一次便無法找到人。後來，有些中心有了空調冷氣的設備，改稱「食閣」（food court），用餐條件提升了，價位自然也「起」了一些。

透過文化及歷史層面來解讀新加坡華語的「娘惹」系列產品及「食閣」等等詞彙，很能瞭解每個特殊詞彙的生命歷程及成長背景。所以，語言實在像一面鏡子，把每個階段的歷史與當時的生活，映照在詞彙的命名之中。

3. 文化與教學

帶起「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錯誤分析」（error analysis）及「語言移轉」（language transfer）等等觀念，並在第二語言或外語教學中，影響力始終不衰，迄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的 Lado（1957），書名就是《跨文化的英語教學：給外籍學生教英語的老師》“*Teaching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eachers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Lado 認為外語學習的第一步，就是跨出文化及思維的藩籬，並從自己的母語與英語在語音發音上的對比之中，領悟發音部位的轉換（也是一種文化的跨越），這種看法後來迭經發展與擴充，外語教學文獻上稱之為「對比分析」³⁵。可見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教學，關鍵及重心首先即為文化的跨越與溝通。

其實，早在 Lado（1957）出版之前，Lado 與 C. C. Fries 合寫的《英語發音：音段，語調與韻律的練習》（Fries and Lado 1954）的焦點，就是從極小配對（minimal pair）開始，並以發音的部位與方法出發，鉅細靡遺地找了許多事例，供學習者練習，企圖從語音的對比之中喚起學習者對於母語的認知，以做為「跨文化」的心理準備。可惜，後來大多數的英語教師過於集中英語和華語之間的「配對」，而疏於人體發音器官的瞭解，常自囚於發

³⁵ 中文文獻之中，對於對比分析、錯誤分析等等理論之評述最精要的應該是曹逢甫（1994）。

音方法與部位的外表名稱，以致於無法根據發音部位與方法的互動，親身示範，唸出準確的英語發音。再者，早期臺灣的英語教師大都不具備華語語音的訓練，於是做英華語之語音對比時，流於空泛，很難讓學生跟著練習，或讓學生掌握自己體能部位的移動、或呼氣的舒緩，或吸氣的必要，或聲帶的振動，期使離開了教室之後，能在家裡如法炮製，或對著鏡子練習³⁶。

從溝通式教學法崛起之後，過去強調學生「練習」的重複方法，被視為過於注重老師為中心教學，而改弦易轍，主張語言的教學應該像第一語言習得一樣，先給予充分的環境，並以實際語言運用的「溝通」來取代昔日沒有語境的單調練習³⁷。然而，不論是哪一種教學法或教學理論，文化理解與尊重，一直是語言教學界再三呼籲的立足點³⁸。我們前面介紹及討論了新加坡華語的種種特色，接著我們要討論的是這種華語特色與華語教學之間的互動。

我們把範圍縮限在「教學標的」（what is to be taught）。要教「新加坡華語」還是北京的京片子呢？在新加坡的孔子學院，是否要教這些特有的詞彙？語調是否應該避免新加坡腔？這些都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從文化與教學的角度，當然要教新加坡腔，也教新加坡詞彙，因為這是地方特色。「鄉音」與「鄉愁」能密切地連在一起，靠的就是那一絲文化情懷。想想，同樣是華人，如果走在人潮洶湧的紐約大街，如何辨識同鄉呢？靠得全是「鄉音」。新加坡的人一開口，不論是英語或華語，那股新加坡人共有的特殊音調，說明對方是同鄉。識或不識且不管，拉來講幾句話絕對沒有問題。同樣地，臺灣人也然，走到北京的王府景大街，聽見有人說「你有吃過飯了嗎？」，不用問，那準是臺灣人，因為那正好是臺灣國語的口音。古人汲汲營營之中，尚且想「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我們教學主要的目的之一，也是要把這口「鄉音」傳下去，所以沒有理由不教新加坡華語。

因此，基於文化的考量，新加坡華語應該是教學的對象，正如在臺灣學華語，當然也教臺灣國語，詞彙也是臺灣詞彙，如：用「隨身碟」而不是

³⁶ 不過，這種現象迄今尚沒有改變。臺灣大多數的國高中英語教師在教室並不教發音，這是我離開高師大之前，每年上「發音教學」之類的課，都會要求「教學碩士班」或更早的「40 學分班」的學生撰寫描述自己在教室教授英語的實況。經過九年的報告，交錯分析，結論是：英語教師目前還是不瞭解學生母語的語音發音過程，也大都不清楚英語和華語的發音有何異同。

³⁷ 更多的討論，請參見 Brumfit and Kinston (1980) 或 Nunan (1998)。

³⁸ 請參見 Kachru 的著作及討論，或參考 Hinkel (1999)，Powell (2002)。

「光盤」，用「軟體」而不用「軟件」，用「包廂」而不用「包間」。句法也臺灣化，用「我有去看他」，而不用「我去看了他」；講「他有被撞到嗎？」而不用「他被撞了嗎？」^{39,40}

以最簡單的「打招呼」為例，由於漢族深受大家庭與儒家文化的影響，見面多以尊稱或敬稱為見面打招呼的第一句話，例如孩子見到祖父，叫聲「阿公」或「爺爺」即了事，晚輩除了接受吩咐或聽教訓話之外，彷彿也找不出第二句話⁴¹。鄰居或熟人見面，多問「吃過飯了嗎（沒）」或「吃飽了嗎？」。自西洋的「打招呼」（greetings）輸入之後，新加坡與大陸的華語也以「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等來對應英語的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睡前甚至也會互道「晚安」。臺灣偶而也會用「早上好」之類的招呼語，不過還沒有普遍，那麼華語教學是否也要教「早上好」之類的招呼語呢？這就是文化在教學上應該思考的問題。而且，這是在入門課程之中或每天走入教室就必須做的寒暄。

文化涵蓋了生活的全部。我來新加坡之後，第一次過農曆年，才感覺文化衝擊的嚴重性。過年之前不久，正好是聖誕節。新加坡是西化很深的社會，聖誕節也放假，也裝飾燦爛的燈光，商店也打折，大街小巷處處播放聖誕歌，遠比我在美國讀書的小大學城還要熱鬧。但是，商店不放假，有些大商場還特別通宵不打烊，更以打折優惠。我以為農曆過年也相彷彿，因為學校機關也不過放了一天半的假。但是，事實不然，大年除夕傍晚到初二，連有名的烏節路（Orchard Street）平時熱鬧非凡的精品店，都大門緊鎖，閉店過年去了。後來聽收音機（多為英語廣播），聽到兩個洋人互相討論華人過年的習俗。新加坡平時大家生活繁忙，過年時難免互相拜年，敘舊兼聯絡感情。拜年最常攜帶的伴手禮是橘子，不用多，一個就夠了。於是兩位洋大人談到隨身攜帶橘子的習俗，兩個人在那裡扯了半天，還是弄不明白為何橘子這麼便宜的水果，竟然成了華人社交界的必需品。好玩的是，這兩位洋人都號稱已經上過華語專業課程，嫻熟華人文化。還有幾位華人 call in 參與討

³⁹ 關於臺灣國語在語音、句法、用詞等等與大陸普通話的差別，請參考鍾榮富（2006）。

⁴⁰ 我在很多場合遇到華語講得很漂亮的外國學者，他們對於文言文也不陌生，可以隨口引《詩經》的句子或《易經》的繇詞，可是我一聽他們講話，立刻能判斷是在臺灣或大陸學的華語。

⁴¹ 這種現象，可以從晚清小說或民初小說的對話來驗證。即使是曹禺、吳祖光、姚一葦、張曉風的劇本對話之中，也罕見「早上好」之類的招呼語。

論，也不知道為何大人拜年喜歡橘子，可能是因為正是「橙黃橘綠時吧！」，有一位說。華人取諧音以「橘」代「吉」，講求的無非是心靈中很渴盼的「凡事帶吉」的傳統，這是文化的事，與華語並無直接關係。

離台前，我教過「華語師資訓練班」，有一次還看了華語教學的「示範教學」，課程是上第三次課，內容卻是談臺灣的屋價。有一句是「有一間房子，要價 112 萬元，妳說便宜不便宜？」當時，我真的是愣住了。須知，數字與顏色是文化符號學中，最具任性與特殊性（arbitrary and specific）的語言，同樣是白色，可以解釋為清純童貞，純潔無暇，一如教堂的新娘。也可以解釋為新喪帶紗，一如許仙初會白素貞。至於算法，臺灣以萬為單位，西方（新加坡也然）則以千為單位。一萬，英語稱為十千（ten thousand）。遇到「一百一十二萬」還要換算成「one million and twelve thousand」，絕對不是兩個語言之間的互譯，還涉及認知及思考的心理過程。上萬的數字怎麼適合在第三節課開始呢？仔細想想，這種課程內容設計，並不符合社會與文化的觀點。

許多洋人學華語的動機，莫非是為了中國經濟的潛在商機，於是新加坡的「孔子學院」最受歡迎的課是「商用華語」或「孫子兵法與商業行為」，教授的內容可想而知，文化層面並不弱於語言本身，尤其是在管理階層的貴族之間，社交可能會談到的是三國人物或歷史上有名的幾場大戰如「赤壁之戰」、「肥水之戰」等等基本常識⁴²。雖然「文化」很難掌握，很可以講得遙遠、飄渺、難懂，卻也可以講得簡單明白，尤其是與語言最有關的手勢、語氣、講話的快慢緩急等等，都屬於文化方面的領域，也一向為語言教學的學者所重視。目前華語教學正在往世界傾銷，在語言之中如何能融入相當的文化習俗還是教學界應該留意及面對思考的課題。

4. 結語

本文從新加坡華語的語音、詞彙、句法與語氣詞等語用層面，探討新加坡華語的成因及背景，並從語言移轉的角度，試著去詮釋新加坡華語的歷史

⁴² 這是根據新加坡孔子學院許福吉院長的口頭交談。以臺灣的英語學習做對照，則這種現象與臺灣學習英語的實用有點落差。經過調查，臺灣的企業選擇英語人才時，考量的是「英語的能力」（包括聽說讀寫），而並不特別重視商業或企業的格式或用語，因為他們認為語言很難在短期之內學好，而商業英語的書寫格式並不難掌握。董橋（2000）也頗認同這種看法，雖然他並非特別指商業行為，但是強調語言能力好，書寫漂亮，足以應付翻譯或新聞書寫。

因素。簡而言之，新加坡華語在語音、詞彙及句法等等都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漢語方言或次方言，是個完整的有機體。

由於新加坡華人很多，新加坡又是現代化金融事業頗有聲譽的國際重鎮，於是到新加坡工作的外國人士，入了新加坡之後，都有心學習華語，藉以融入社會融入當地的生活，欣賞多元族群下的特殊文化風味。這些外國人當然也著眼於未來打入中國大陸的龐大商機，所以對他們而言，能操一口流利的華語之外，無不期望能多些文化上的掌握，諸如稍微理解中國人對於事情的處理方式、人際之間的互動、與中國商人端杯舉觥侃侃講述和工作並非無關的話題、聽懂華商應酬交談的暗喻技巧，才能約略懂得承諾或拒絕的寓意。不過，很多文化上的內涵，並不全能從書本或語言教學之中學習而來，而是透過流利的語言溝通能力，親身周旋於商人之間的應酬，自然領悟或經過事情之後，經朋友或同儕點出問題而領悟，如此日積月累，方能成就兼具文化與語言的成功之士。

語言是文化的承載體，有怎樣的文化，自然出現怎樣的語言。因此理論上語言與教學是一體的兩面，無法分開。以新加坡華語的實例來論，教授外人學習華語，心胸要大，能容忍各種方音，旨在足以溝通為鵠的，不宜一開始教課就在聲調的對不對，捲舌的有沒有等等瑣事上面打轉。固然，語音的學習也可以解釋為文化跨越的初步，然而目標要設定，逐步學習，最好能在充滿誇獎與鼓勵的氣氛之中，把學習的情境帶到自然而沒有壓力的空間之中。

參考文獻

- Baugh, A. C. and Cable, T. (2003)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fif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Boomfield, Leonard. (1933[1984]) *Langu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umfit, C. J. and John Kinston. (1980)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tford, John. (2001)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Phonetics*.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ika, Elaine. (1988) *Language: The social mirror*. 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

- Chen, Chung-yu. (1983) A fifth tone in Mandarin spoken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92-119.
- Chua, Chee Lay. (2003) *The emergence of Singaporean Mandarin: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Chung, Raung-fu and Lai Yi-hsiu. (2007) Constraints as Filters in SLA. Presented at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TEFL Conference in China. Jiling Teachers' College. April 3-4.
- Fries, C.C. and Robert Lado. (1954) *English pronunciation: Exercises in sound segments, intonations, and rhyth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amann, Silke. (2003) *The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retroflexes*. Netherlands graduate school of linguistics.
- Hinkel, Eli. (1999)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watt, A. P. R. (1984) *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chru, B. J. (1983) *The other tongue*. Pergamon Institute of English.
- Kachru, Braj and Kinsly Bolton (eds.). 2006. *World Englishe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Routledge.
- Kachru, Braj. B. (1990) *The alchemy of English*.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Kubler, Cornelius, C. (1985) *The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 Taipei: Student Book Store.
- Lado, Robert. (1957[1988]) *Teaching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eachers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McGraw-Hill Companies.
- Lai, Yi-hsiu. (2007)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EFL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McCrum, R., MacNeil, and Cran, W. (2003) *The story of English: The thir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新加坡華語的特色與文化在教學上的角色

- Neo, Peng Fu. (2005)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Singapore: An analysis of recent developments. *Asian Culture* 29:24-40.
- Nunan, Davi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
- Níchiosán, Máire, and Jaye Padgett . (2001) Markedness, segment realization, and locality in spreading. In L. Lombardi (eds) *Segmental phonology in Optimality Theory* (PP.118-158) .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kir Sim, Anne Geo-In. (2002) *Beneath the surface: Language shift in the Punjabi community in Singapore*. Singapore: Dilpreet Kaur.
- Powell, Caleb. (2002) *The World is a Class: How and Why to Teach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 Good Cheer Publications.
- Thomason, Sarah G. and Terrence Kaufman.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ng, William, S-Y. (1969) Competing change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9-25.
- Yao, Kim Wah. (1973)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1955*.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 吳冠中 (2003) , 《我負丹青》。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李有成 (2006) , 《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 (In the tracks of literary multiculturalism) 。臺北：書林出版社。
- 李新魁 (1980) , 〈論《中原音韻》音系的基礎和「入派三聲」的性質〉, 《語文研究》, 後收入《李新魁語言學論文集》, 131-145。北京：中華書局。
- 芥川龍之介, 余阿勳譯 (1978) , 《河童》。臺北：志文出版社。
- 金耀基 (1997) , 《中國的政治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南方朔 (2004) , 《語言之鑰》。臺北：大田出版社。
- 張五常 (2003) , 《偉人的黃昏》。香港：花千樹出版社。
- 曹逢甫 (1994) , 《應用語言學的探索》。臺北：文鶴出版社。
- 曹劍芬 (2007) , 《現代語音研究與探索》。北京：商務出版社。
- 陳耀昌 (2006) , 《生技魅影：我的細胞人生》。臺北：財訊出版社。
- 普魯斯特, 尉遲秀翻譯 (2008) , 《追憶似水年華》。臺北：大辣出版社。
- 黃家教 (1996) , 從“等”來看廣州方言入聲消失的跡象, 原載《暨南學

- 報》，後收入《語言論集》，141-150。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董橋（2000），《給自己的筆進補》。臺北：遠流出版社。
- 董橋（2003），《舊時歲月》。杭州：江蘇文藝出版社。
- 鍾榮富（2006），《當代語言學概論》。臺北：五南出版社。
- 鍾榮富（2008），《臺灣東勢客家話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專案學術研究報告。其中第三章東勢客家話的舌尖擦音，將發表於 2008.12.16-18 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第一屆東南方言國際學術會議」。

鍾榮富

Raung-Fu Chu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e Shaw Foundation Building, Block AS7, Level 3

5 Arts Link, Singapore 117570

chscr@nus.edu.sg

Characteristics of Singaporean Chinese and the implication in teaching

Raung-Fu Chu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bstract

The basic goal of this article is to characterize the specific properties making Singaporean Chinese different from Putonghua or Mandarin in Taiwan. In consonants, there are no retroflexed fricatives, no palatalization, and full of variation between [f] and [hu]. The most outstanding aspect lies in the so-called fifth tone, which is phonetically a high falling tone, used for words ending with *p*, *t*, *k* in the Middle Chinese. There are also five syntactic structures quite strange, for instance, adverbs like *cai* and *xian* are put after what they modify, e.g. *liangkui cai* ‘only two pieces.’. However different Singaporean Mandarin may be,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be a variety of Mandarin and it should be taught in class.

Key word: Chinese teaching, Singaporean Chinese, World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